

外国教育名家名著精读丛书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选



苏联社会主义教育思想与论著选读

冯克诚 总主编

上

[苏] N·A·凯洛夫 (N·A·К а ў л о в , 1893—1978)

苏维埃社会主义教育思想与《教育学》选读

[苏] M·Ф·沙巴耶娃(М·Ф·Ш А Б А Е В О Й)

教育史学思想与《教育史》选读



人民武警出版社

教师必读文库
《外国教育名家名著精读丛书》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选
总主编 冯克诚



苏联社会主义教育思想与论著选读 (上)

[苏]N·A·凯洛夫

(N·A·Каилов, 1893 – 1978)

苏维埃社会主义教育思想与《教育学》选读

[苏]M·Ф·沙巴耶娃

(М·Ф·ШАБАЕВОЙ)

教育史学思想与《教育史》选读

人民武警出版社

2011.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联社会主义教育思想与论著选读/冯克诚 主编. —北京:人民武警出版社, 2010. 12

(中外教育名家名著精读丛书)

ISBN 978 - 7 - 80176 - 450 - 8

I. ①苏... II. ①冯... III. ①教育思想 - 苏联 IV. ①G40 - 095. 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63937 号

书名:苏联社会主义教育思想与论著选读(上)

主编:冯克诚

出版发行:人民武警出版社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1/16

字数:1267 千字

印张:61.5

印数:1 - 3000

版次: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 - 7 - 80176 - 450 - 8

定价:119.40 元(全三册)

出版说明

为了继承古今中外教育遗产,学习和吸收人类教育文明的深厚精华,适应教师职业化、专业化要求,提高教师职业素质素养,促进教育改革和课程改革,我们组织相关专家系统、完整地编选、编译、注评了这套适合中小学教师职业阅读的《教师必读文库》。其编选原则和方针是:

1. 教育家的教育实践风范和教育思想对当代和后世的影响远大于制度影响,同时,对当代教师的成长也有借鉴和参考作用。作为职业教师,总要涉及但在学校图书馆里总缺乏的那些教育家、教育思想和著作,古今中外有代表性和对当代及后世教育发生过直接影响的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和代表作品、经典论述,是我们这次系统编选的重点。
2. 全套分中国卷 20 种、外国卷 20 种,共 40 种,同时出齐。详细评价和介绍古今中外教育家的生平、教育事迹、教育成就、教育思想,同时编选其经典教育论著选读并详加注解、助读、导读,这对于全面深刻和原原本本地了解学习古今中外教育家的教育思想遗产和运用教育著作文本资料的精华是十分有益的。
3. 唯求其精,精到的评价和介绍,精练的表述,精神本质最集中的文本精华编选,精确精准的注解和助读。

编 者

2011 年 5 月

目 录



外国教育名家名著精读丛书

苏联社会主义教育思想与论著选读(上)

[苏]N·A·凯洛夫 苏维埃社会主义教育思想与《教育学》选读

凯洛夫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

凯洛夫的生平与教育实践	(2)
凯洛夫的教育思想	(4)
(一)关于教育本质的论述	(4)
(二)有关教学论的思想	(5)
凯洛夫教育学与赞科夫的教学论思想	(7)
(一)凯洛夫与赞科夫所处的时代	(8)
(二)凯洛夫与赞科夫面临的问题	(9)
(三)赞科夫教学论思想与凯洛夫教育学的基本观点	(10)
凯洛夫和赞科夫教学思想	(13)
(一)所谓“凯洛夫教学思想”，是有特定含义的；赞科夫批判的“传统教学”，须作具体分析	(13)
(二)对凯洛夫教学思想的评述	(16)
(三)对赞科夫教学思想的评述	(21)
凯洛夫与赞科夫教学论思想的异同(一)	(26)
(一)赞科夫教学理论的历史地位	(27)
(二)赞科夫在教学理论上的贡献	(30)
(三)正确评价赞科夫教学论思想	(34)
凯洛夫与赞科夫教学论思想的异同(二)	(35)
(一)发展的实质	(35)
(二)发展的动因	(37)

(三)教学与发展	(39)
凯洛夫与赞科夫教学论思想的异同(三)	(43)
(一)凯洛夫教学论是他的教育学体系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44)
(二)科技发展背景	(47)
(三)差异性与共同性	(50)
凯洛夫教育学的传进	(52)
《教育学》解读.....	(62)

凯洛夫《教育学》选读

第一章 教育学的对象	(68)
第二章 共产主义教育的目的和任务	(81)
第三章 学生的年龄特征	(89)
第一节 教育与儿童发展	(89)
第二节 学龄儿童的生理的发展	(91)
第三节 学龄儿童的认识活动	(94)
第四节 学龄儿童人格特点的形成	(101)
第五章 苏维埃学校的教师	(110)
第八章 教学过程	(119)
第一节 教学过程的本质	(119)
第二节 教学原则	(131)
第九章 教学方法	(140)
第一节 苏维埃学校教学方法的性质	(140)
第二节 讲述和学校讲演	(143)
第三节 谈话	(147)
第四节 演示所学习的对象	(148)
第五节 学生根据教科书和其他书籍掌握知识	(156)
第六节 独立观察、实验室作业和由学生完成实习作业	(158)
第七节 练习	(162)
第十一章 德育	(163)
第一节 苏维埃学校中德育的任务和内容	(163)
第二节 苏维埃学校德育的原则和方法	(171)
第三节 苏维埃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教育	(188)
第四节 科学无神论教育	(197)

[苏]M·Φ·沙巴耶娃 教育史学思想与《教育史》选读

教育与教育史学

外国教育史	(212)
古代教育	(212)
中世纪教育	(213)
近代和现代教育	(214)

教育史学	[英]西尔弗(215)
------------	-------------

《教育史·马克思主义产生前的教育史》选读

第一编 古代、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代的教育学	(232)
第一章 古代、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代的教育	(232)
第二编 从远古到十八世纪末俄国的儿童教育与教学	(245)
第二章 从古代到十八世纪俄国的儿童教育与教学	(245)
第三章 十八世纪俄国的教育、教学与教育思想	(254)
第三编 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外国资产阶级教育学	(266)
第四章 夸美纽斯(一五九二——一六七〇)的教育学说	(266)
第五章 卢梭(一七一二——一七八八)的教育学说	(277)
第六章 裴斯泰洛齐的教育学说	(284)
第七章 欧文的教育活动和教育观点	(296)
第八章 福禄培尔(一七八二——一八五二)的学前教育理论	(302)
第四编 十九世纪前半期的俄国教育、学校和教育思想	(310)
第九章 十九世纪前半期国民教育概述	(310)
第十章 乌·伏·奥多耶夫斯基的教育活动和教育理论	(315)
第十一章 别林斯基及其革命民主的教育理论	(319)

凯洛夫教育活动和
教育思想



凯洛夫的生平与教育实践

凯洛夫 N · A · Ка́йлов (1893——1978 年) 是苏联有影响的一位教育家, 也是四、五十年代苏维埃教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为中国教育界所熟悉, 对中国建国后的教育发展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凯洛夫于 1893 年出身于一个教师的家庭。1917 年莫斯科大学数理系毕业, 同年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1933 年以前, 他主要从事农业教育工作。1935 年至 1938 年在联共(布)中央学校部工作。从 1937 年起, 他先后担任莫斯科大学和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教育学教研室主任, 从事教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42——1950 年担任《苏维埃教育学》杂志主编, 撰写发表了不少有关教育的文章。从 1946 年以后一直到 1967 年都是任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院长, 从事教育科学的研究与管理工作, 并于 1949 年至 1956 年期间任俄罗斯联邦教育部部长。

凯洛夫一生的活动, 主要是从事教育理论研究和领导工作。他是在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社会成长起来的。对二十年代末期曾在苏联流行的极左思潮持批判态度, 对三十年代以后联共党有关教育的一系列决定, 积极拥护, 并力图贯彻。凯洛夫的教育著作集中地表现为他主编的《教育学》, 这本书先后共出三版: 1939 年出第一版; 1948 年由凯洛夫主持修订为第二版; 1956 年又重新编写出第三版。在这三个版本中, 以第二版对我国教育的影响为最大。

凯洛夫在斯大林领导时期, 为贯彻列宁主义的教育学说, 为执行联共(布)中央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所作的一系列关于教育的决议做了不少工作。他除了主编《教育学》之外, 还在领导教育部的实际工作中, 强调中小学生学习文化科学基础知识的重要性, 组织编写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科书。他强调教育科学的研究, 曾经发表《教育科学的主要任务》, 充实和扩大教育研究机构, 还组织力量编写了高等、中等师范院校各教育学科的教材。

为了解决社会科学上的问题, 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列宁曾经指出: “在分析任何一个问题时, 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要求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我们在评价凯洛夫和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时, 也应该持这种态度。凯洛夫在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活动中所取得的成就, 反映了他所处时代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和同时代教育理论发展的水平, 不能一笔抹杀。但是, 他的教育思想与政治态度, 后来随着政

治路线的改变而改变。他在苏共二十一大当上中央监察委员,二十二大成为中央候补委员,尔后,又被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副主席。1963年12月,在凯洛夫七十岁生日的时候,又被赫鲁晓夫封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授以列宁勋章。

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经济发展比世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很多,政治上是沙皇专制制度占统治地位,教育上不但在发展水平上远远低于其他资本主义各国,而且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先后普及了六至八年制的初等义务教育,在俄国居民中仍然有75%以上的文盲。

到1914——1915学年度,俄国的小学大多数都是三年制,学龄儿童入学率只达到20%。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完全被地主资产阶级所垄断,学校的教学内容陈腐落后,教学方法机械烦琐。学校的等级性与宗教性成为沙皇教育制度的两个毒瘤。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创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纪元。在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下,经过短短二十多年的努力,苏联人民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在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三十年代末年,苏联人民摆脱了愚昧和文化教育上的落后状况。他们实现了普遍识字,在农村普及了初等义务教育;在城市普及了七年制的义务教育。十年制中等教育也已提出,并得到了发展。在1914——1915学年度,全俄只有91所高等学校,在校大学生只有112,000人;到1937——1938学年度,在苏联的国土上有高等学校683所,在校大学生共547,000人。在国民经济和文化、科学、教育的各个部门中都有了一定数量的专门人才,马克思列宁主义深入传播,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热情和政治积极性高涨。

苏联的教育尽管有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和极左思潮的干扰,产生过曲折,但还是有了长足的进步。在三、四十年代产生的以凯洛夫为主编的《教育学》正是十月革命以后苏联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这一时期教育理论研究上的一个成果。这部教育著作确实是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但它毕竟是一个历史时代的产物,曾经作为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部批准印行的师范学院教育学教科书。

所以不能以极左的态度指斥为“修正主义的代表作”,而应该采取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具体的分析。

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在我国先后印刷18次,发行超过百万册,曾经作为各级师范院校的教科书和重要的教学参考书,影响是很大很广的。这就更有必要做出科学的、恰如其分的评价,要把它作为一种历史遗产来借鉴。

凯洛夫的教育思想

(一) 关于教育本质的论述

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从结构上看大体分为三个部分：总论、教学论、教育理论。以 1956 年版为例，全书共分 16 章。在总论部分阐述了如下内容：教育学的对象；共产主义教育的目的和任务；学生的年龄特征；苏联的国民教育制度；苏维埃学校的教师。在“教育学的对象”中，作者明确提出：“教育学是一门科学，它要研究和总结教育的实践，去认识新生一代的教育规律”。

对教育的本质与作用作了较系统的阐述。他根据恩格斯关于人类起源于劳动、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原理，明确提出教育起源于劳动，这就与资产阶级教育学中关于教育是起源于无意识的本能模仿的观点划清了界限。

凯洛夫认为“教育是一个永恒的范畴”，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的现象”，而在阶级社会中，教育的历史性与阶级性又是紧密相联的。因此，“在阶级社会里，新生一代的教育在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里，都带有阶级性”。这一属于教育本质规律的问题，无疑是正确的。

凯洛夫认为，“教育在人的性格形成中起着主导作用”。他指出，每个人身上都有各种各样天赋的生理上的“遗传素质”，但“遗传素质”仅仅是一个人的“发展前提”，不能决定一个人的发展，真正能使这种“素质”得到发展的决定条件，是一定社会的环境和教育。他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论述了遗传、环境和教育三者之间的关系，批判了“遗传决定论”、“环境决定论”，也批判了“教育万能论”，认为“教育所给予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不能给予一切”。

在讲到共产主义教育的目的和任务时，凯洛夫明确提出，“对儿童进行的共产主义教育是有目的地、有计划地发展儿童的体力和智力，武装他们以知识和实际技能，形成他们科学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共产主义的人格特点，教育是在组织儿童的多种多样的个别活动和集体活动的过程中实现的”。有鉴于此，他强调了学生的年龄特征，强调教师在新生一代教育中的作用。他认为共产主义教育的统一过程，应包括智育、综合技术教育、德育、体育和美育。并且提出，只要这五个方面的教育内容都得到实现，也就是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所提出的个性全面发展思想的实现。

(二)有关教学论的思想

“教学论”在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中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有不少内容在今天看来仍然是符合教学客观规律的。诸如：教学是学校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基本途径；教师在教学中起着主导作用；学生在学习中应发挥自觉性、主动性；注重科学知识的系统传授；强调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科书的作用；强调教学工作的基本组织形式是课堂教学，等等。在揭示教学过程的本质时，提出“教学过程一方面包括教师的活动（教），同时还包括学生的活动（学）。教和学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彼此不可分割地联系着”。“教学永远具有教育性”。教学是一个过程，是依照共产主义教育的一般目的与具体任务有计划地用系统的知识、技能、技巧来武装学生的头脑，建立学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发展他们的智力和道德品质的过程。教学过程与人类认识过程有其一致性，但教学过程又是在教师主导下进行的。他还总结、继承了人类教育史上的教学经验，提出了直观性、自觉性和积极性、系统性、巩固性、可接受性等教学原则，力图使科学性与思想性在教学过程中统一起来，做到理论与实践、形象直观与抽象概括、教师的严格要求与发挥学生积极性相结合。

列宁曾经指出：“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是人们认识发展的规律。凯洛夫的“教学论”是建立在这一认识论的规律之上的。他试图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指导下揭示教学过程的本质与规律。他既分析了教学中学生掌握知识的认识过程与人类在其历史发展中认识世界的过程具有共性，因而教学过程必须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指导下进行；又分析了教学中认识过程的特殊性，指出“教学不是、也不可能与科学的认识过程完全一致的过程”，因为通过教学要使“学生领受既知的、为人类所获得的真理（知识）”。

在教学中学生主要是在教师指导之下掌握前人已发现和整理的知识，它可以避免人类认识史上所走的弯路，它在短时期内可以间接获得人类长期摸索、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这样，在教学中，学生可以直接接受前人已经证实了科学结论，无须事事亲自去实践、尝试。这种对人类认识过程和教学中学生认识过程之共性与个性的分析应该说是正确的。这就和二十年代在苏联广为流传的“学校消亡论”、“设计教学法”等极左思潮划清了界限，在当时的教育实践中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凯洛夫在担任教育部长期间，每一学年都再三强调要提高学生学习知识的质量，“为进一步争取学生们的牢固和可靠的知识而斗争”。这使苏联当时的教学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五十年代苏联在世界上能最早把人

造地球卫星送上天,和斯大林时期联共(布)中央与政府狠抓教学质量提高、和凯洛夫“教学论”不无关系。

当然,凯洛夫在阐述“教学论”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他过分强调系统知识的传授,忽略了对学生“能力”的培养。这一缺陷后来由苏联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列·符·赞可夫所指出,并对如何发展学生“能力”进行了长期的试验,在大胆的艰苦的探索后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赞可夫提出,不能只凭分数来判定教学质量的高低,必须着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赞可夫说:“单纯掌握知识和技巧的质量并本能正确地反映教学体系的效果,还应当占有关于学生发展进程的资料”。又说:教学应“同时完成两重任务:既要在掌握知识和技巧方面达到高质量,又在学生的发展上取得重大进步”。赞可夫所指的“发展”,主要是指人的智力、情感、意志等等而言,包括人的个性的一切方面的发展,也就是我们常常说到的培养能力和发展智力。

从人类教育史的发展来看,有关教学论的论著是自古有之的,我国两千年前的《学记》就是世界上最早的教学论著之一。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出现班级授课制,1632年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成为人类第一部系统论述班级授课制教学的论著,在教学理论上成为传统教学论的典范,对各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凯洛夫《教育学》在总结苏联早期正反两方面教育经验的基础上写成,其中教学论主要就是对以夸美纽斯为代表的传统教学论的批判、继承与发展。他把教学论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摒弃了夸美纽斯教育思想中的唯心主义因素),把传统教学论推向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他虽然批判继承了夸美纽斯教学论的许多精华,却摒弃了发展学生才能的主张,这不能不是凯洛夫在教学论上的一个大弱点。此外,传统教学论中的许多弊端都可在凯洛夫《教育学》中找到明显的痕迹,诸如把学生的头脑往往看成是一个专门贮存知识的仓库;只重视教师的教,不重视学生的学,只研究教学法,少研究学习法,把教学过程变成仅仅是教师给学生灌注知识的过程;在一个班级的教学中往往只从一般的学生出发,而不能照顾不同情况的学生的实际,不注意因材施教,这就不利于早出人才、多出人才。

在凯洛夫《教育学》中还可以看到如下一些内容:学校里学生集体的状况;学生的课外活动和校外活动;学校和家庭关于教育儿童的协同工作;学校的管理和领导等等。在这些章节中,他详细地讲到了班主任工作,学生会、少先队、共青团组织的活动以及学校的领导、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这些内容大都是根据苏联当时的实践经验概括出来的。其中不无可取之处,但缺乏理论深度,比较枯燥乏味,缺乏生动活泼新鲜的内容。可供借鉴参考,不能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

总起来说,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是五十年代以前苏联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当时教育历史发展的产物。它一方面继承了教育思想上的历史遗产,主要是夸美纽斯和乌申斯基的教育思想,一方面总结了优秀教师的实践经验,力图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阐明教育教学工作中的规律,得出了一系列原理。这在当时苏联教育界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我们只能把它放在一定的历史发展的阶段中来做评价。至于我国在建国初期,学习苏联的教育理论,学习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也要作历史的辩证的分析。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这种学习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它对于提高我们的教育水平,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我们在学习过程中,也有不顾中国实际、照搬照抄的缺点。但是成绩和失误比较起来,成绩还是主要的。新中国建立之初,我们从国民党和帝国主义手中接收下来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教育,要在这样一个乱摊子上建设新中国的新教育。当时,党提出一边倒,倒向苏联,以俄为师,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皆如此。在教育理论上以学习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来代替杜威的实用主义,这是必要的。实践也证明这种学习也是有成效的,对建立我们学校的新秩序,提高我们的教育质量,培养新一代的建设人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问题在于我们研究中国的国情不够,未能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科学体系。五十、六十年代以后,尤其是十年动乱当中,教育战线又深受“左”的错误思潮的影响,把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当做所谓修正主义教育理论的代表作来批判,一度造成“谈‘凯’而色变”,这显然是十分荒唐的。我们要还历史以本来的面貌,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地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合理地借鉴国外教育理论方面的成果,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教育科学体系而努力。

凯洛夫教育学与赞科夫的教学论思想

近几年来,赞科夫的教学论思想被逐渐介绍到我国,日益引起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关注。随着赞科夫的主要著作《教学与发展》、《和教师的谈话》等书在我国翻译出版,对赞科夫教学论思想的评价、分析正在逐步深入。在评价赞科夫教学论思想时,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即赞科夫教学论思想与凯洛夫教育学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搞清这个关系对于学习、研究赞科夫教学论思想是十分必要的。这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评价赞科夫教学论思想,有助于我们正确地吸收赞科夫教学论思想中合理的部分。从分析赞科夫教学论思想与凯洛夫教育学的

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赞科夫的教学论思想哪些地方受凯洛夫教育学的影响,继承了凯洛夫教学论的观点,哪些地方发展了凯洛夫教学论思想,具有独创性。而这些独创性的东西是在什么条件下产生的,其中哪些地方适合我国的国情,从而可以被我们吸收。

当前,在讨论赞科夫教学论与凯洛夫教育学的关系时,有这样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赞科夫的教学论思想与凯洛夫教育学都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都是在总结苏联教育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们之间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赞科夫教学论思想是一种全新的创造,和凯洛夫教育学是水火不容的、绝对对立的两个理论体系。这样两种对立的意见,究竟谁是谁非呢?我以为前者过分强调赞科夫与凯洛夫思想体系之间的继承关系,而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差别;而后者则过分强调赞科夫教学论思想对凯洛夫教育学的发展,而忽视了它们之间的继承关系。

是否可以这样说,赞科夫教学论思想与凯洛夫教育学的关系,是一个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赞科夫教学论思想,特别是他早期的思想受到凯洛夫教育学的影响,这是人所共知的。赞科夫是《凯洛夫教育学》的四大主编之一。在这部教育学中,我们不能说只有凯洛夫的观点,而没有赞科夫的观点。现在的问题是,赞科夫并没有停留在凯洛夫教育学的观点上,而是随着时代的前进步伐,不断地探索新的教学论体系。他从1957年起进行了近二十年的教学与发展问题的实验,建立了一个新的教学论体系。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也没有完全否认传统教学论体系。他说:他的教学原则既不取代一般教学论著作中所提到的原则(直观性原则、自觉性原则、系统性原则、巩固性原则等等),也不与它们相提并论。当然,赞科夫建立的新的教学论体系,与以凯洛夫为代表的旧教学论体系有着明显的不同。这种不同之处,正说明赞科夫教学论思想对凯洛夫教育学的发展,老师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研究和分析:

(一) 凯洛夫与赞科夫所处的时代

凯洛夫与赞科夫所处的时代是不同的。凯洛夫教育学的第一个版本出版于三十年代末期,第二个版本出版于四十年代末期。这本教育学在当时是为适应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而写的。那个时期,苏联在国际上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是世界和平的堡垒;在国内有斯大林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凯洛夫教育学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在教育战线上与“左”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之后的成果。这本教育学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吸取了国内外历史上先进教育思想家的合

理成分,充实了教育理论的内容,为了服务于苏联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而赞科夫却处于一个新的时代。进入五十年代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迅猛异常,知识的更递日新月异,“知识爆炸”、知识陈旧率加快、知识物化加速。这一新的形势,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适应形势的迅速发展,进一步改革教育,提高教育质量,这不仅是当时教育家关心的问题,而且也是政治家关心的问题。这就是从五十年代以来,世界上许多主要国家掀起教学改革浪潮的原因。如美国的国防教育法及布鲁纳的课程结构论,日本的第二次、第三次教育改革,苏联赞科夫的小学教学新体系,法国的“哈比改革”等等,就是这种改革的反映。但是,如何进行改革呢?也就是说把教学改革的突破口放在哪里呢?有的国家侧重于课程设置,有的国家侧重于教育制度、教育方法,而赞科夫则把教学改革的突破口放在学生的一般发展上。这是赞科夫比其他教育家、政治家高出一筹的地方。赞科夫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学生的发展对他们将来的活动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不管教学大纲编得多么好,男女青年在中学毕业后不可避免地要碰到他们不懂的科学发现和新技术。他们必须独立地并且迅速地弄懂不熟悉的东西并掌握它。只有具备一定的品质、有较高发展水平的人,才能更好地应付这种情况。”

(二) 凯洛夫与赞科夫面临的问题

正因为凯洛夫与赞科夫所处的时代不同,因此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也就不同。凯洛夫当时面临什么问题呢?我们知道,苏联在二十年代,各级学校深受“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其中特别是“左”的路线干扰,学校劳动活动过多,否定教师、教科书和课堂教学的作用,教学秩序混乱,教学质量极低。从三十年代开始,联共中央作出了一系列关于学校问题的决议,严厉批判了反列宁主义的“学校消亡论”和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设计教学法”。凯洛夫负责主编的教育学,就是以这些决议为主要依据而建立起来的。这本教育学强调以系统的科学知识传授给学生,纠正学生“没有充分的普通教育知识”的根本缺点,以便为苏联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而赞科夫所面临的问题就不同了。从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逐步走上社会帝国主义的道路,形成美苏争霸的局面。争霸不仅要靠经济实力,更重要的是靠人才的积累。怎样更快更好地培养大量的人才,这就需要从教育入手,改革教育。仅靠过去那种以系统知识传授给学生的作法是已不行了,还必须使学生得到一般发展。所以,赞科夫说:“学生的一般发展对于他们毕业以后从事各种活动的意义,是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的”。“青年人在毕业以后总会或多或少地碰到他们所不熟悉的科学上的新发

现和新技术。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具备相应的智慧、意志和情感品质的人,才能在他们所不熟悉的环境中迅速地辨清方向,顺利地采取对策”。

(三) 赞科夫教学论思想与凯洛夫教育学的基本观点

正因为凯洛夫与赞科夫所处的时代不同,面临的问题不同,这就决定了他们在教学论的一些基本观点上的不同。

在教学任务方面,凯洛夫教育学明确提出,教学的任务就是授予学生以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深刻而确实的普通知识。这一主导思想贯穿于凯洛夫教育学的整个教学论中。虽然凯洛夫教育学在有的地方也提到要发展学生的能力,但没有提出用什么内容和方法来发展能力。因此,在凯洛夫教育学中,发展能力的问题,实际上被传授系统知识所代替。而赞科夫则认为新教学体系的核心思想是,教学过程中既要使学生掌握应有的知识和技能、技巧,又要使学生得到理想的一般发展。在学生的一般发展取得重大进展的基础上,使学生真正高质量地领会知识和掌握技巧。赞科夫说:“应当集中注意力朝着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去探索,这就是:要找到这样的教育学途径,以便在学生的一般发展上取得最好的效果”。“教学不仅要使学生掌握知识、技能和技巧,而且要达到学生的发展”。这样,赞科夫打破了教学只能同传授知识、技能和技巧相联系的老框子,把教学同发展联系起来,这是教学论中一次根本性的改革。由于凯洛夫和赞科夫在对待教学和发展关系问题上有所不同,因此在教学论的其他一系列问题上都有明显的差别。

在学生的学习任务方面,凯洛夫教育学明确提出学生并不负有发现新的真理的任务,他们的任务是要自觉地去掌握基本知识,不仅要把这类知识牢牢地记在自己的脑子里,并且还要学会利用这类知识。这样,实际上把学生的学习归结为掌握一些现成的经验。而这些现成的经验,自然由有经验的教师来传授。教师讲,学生听,教与学的关系也就变成讲与听的关系,把生动活泼的课堂教学变成了僵死的满划能的形式。而赞科夫则认为学生的任务不仅是接受现存的,系统的科学知识,而且要求学生走科学家追求真理的道路。“要逐步使学龄初期儿童形成一种自己去弄懂他所不懂的问题的内心需要”。“对教师来说,学生——这不单纯是一种可以向他的头脑里填塞知识,并且由他身上训练出准确无误地起作用的技巧的学习者,而是一个委托给我们教师来培育的年龄较小的人,他是我们的社会的未来的公民”。在赞科夫的教学实验班中,从不让学生坐享其成,等待教师来灌输,而是要求学生的学习具有向未知领域探索的性质,要让学生懂得应当做什么和应当怎样做。赞科夫很形象地指出,要学会游泳,